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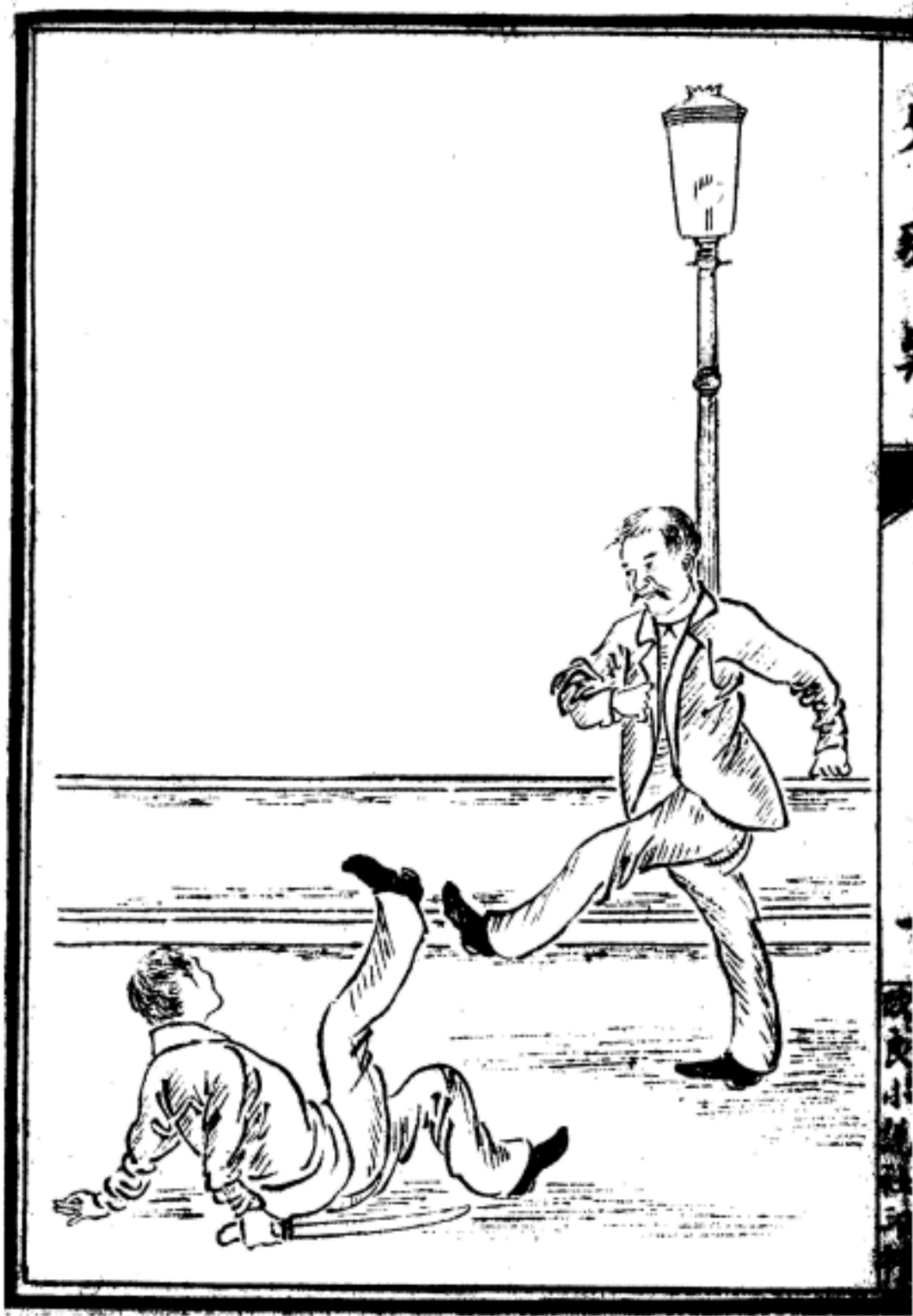
偵探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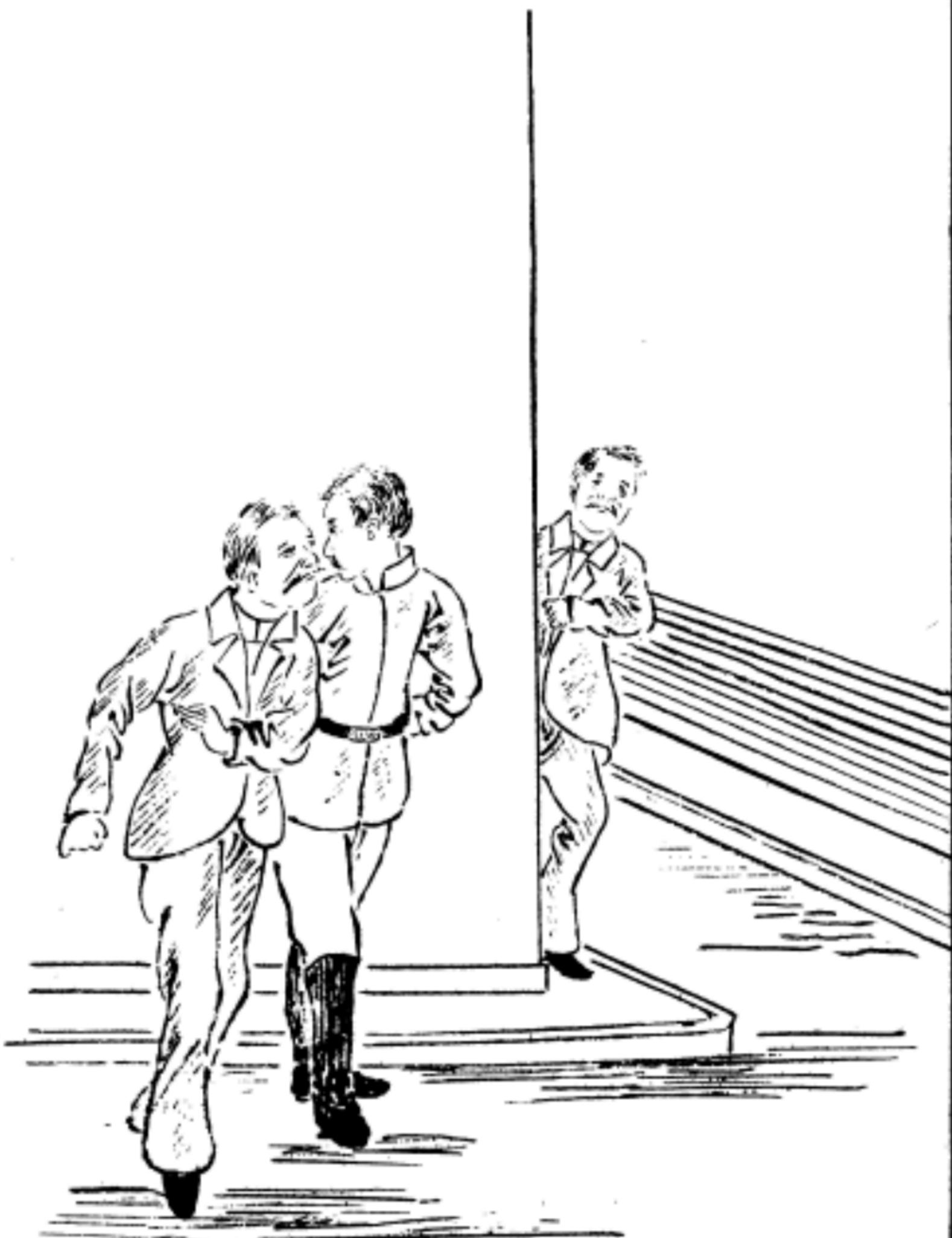
繪圖失珠案

改良小說社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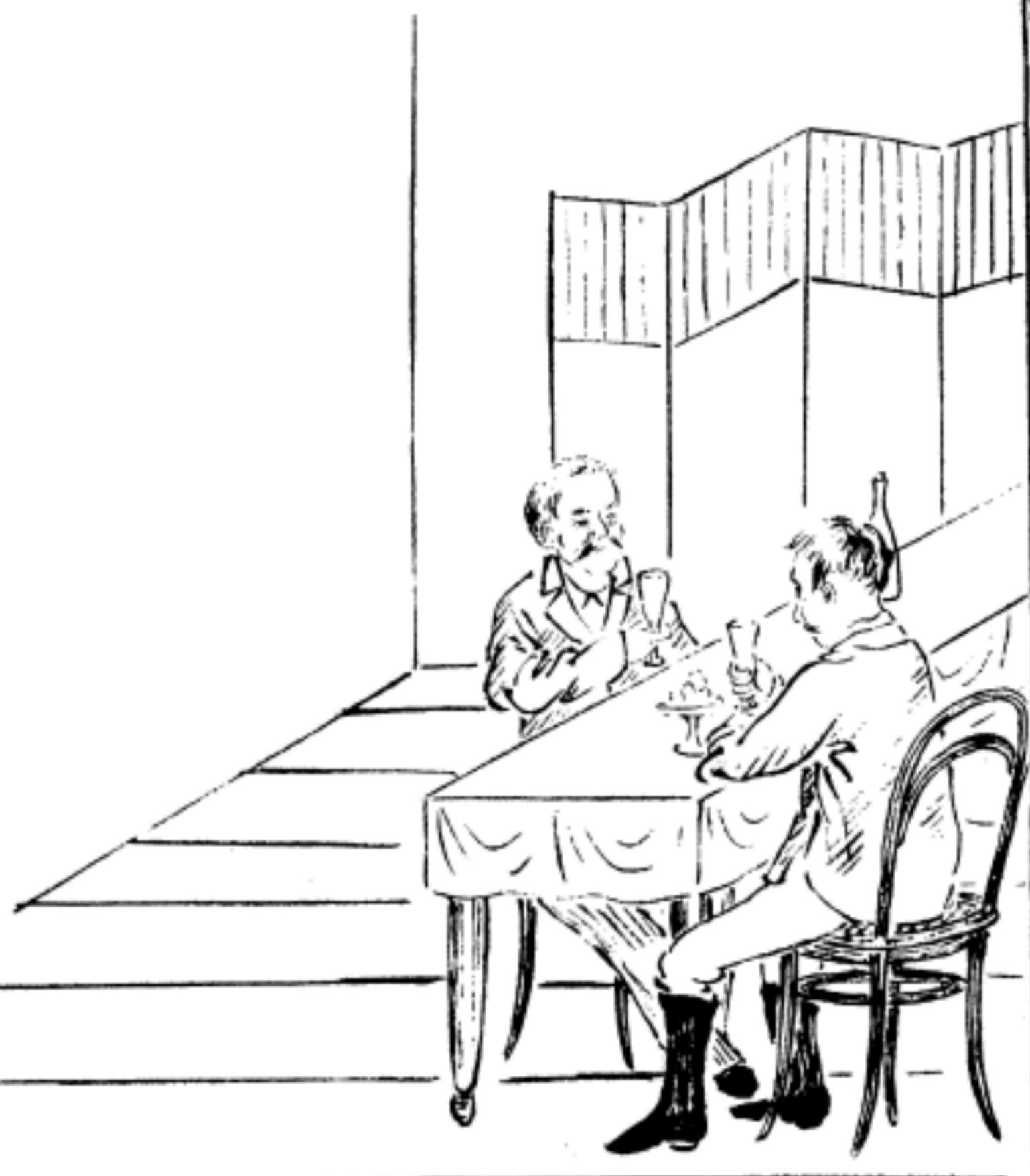


北师大图 B2406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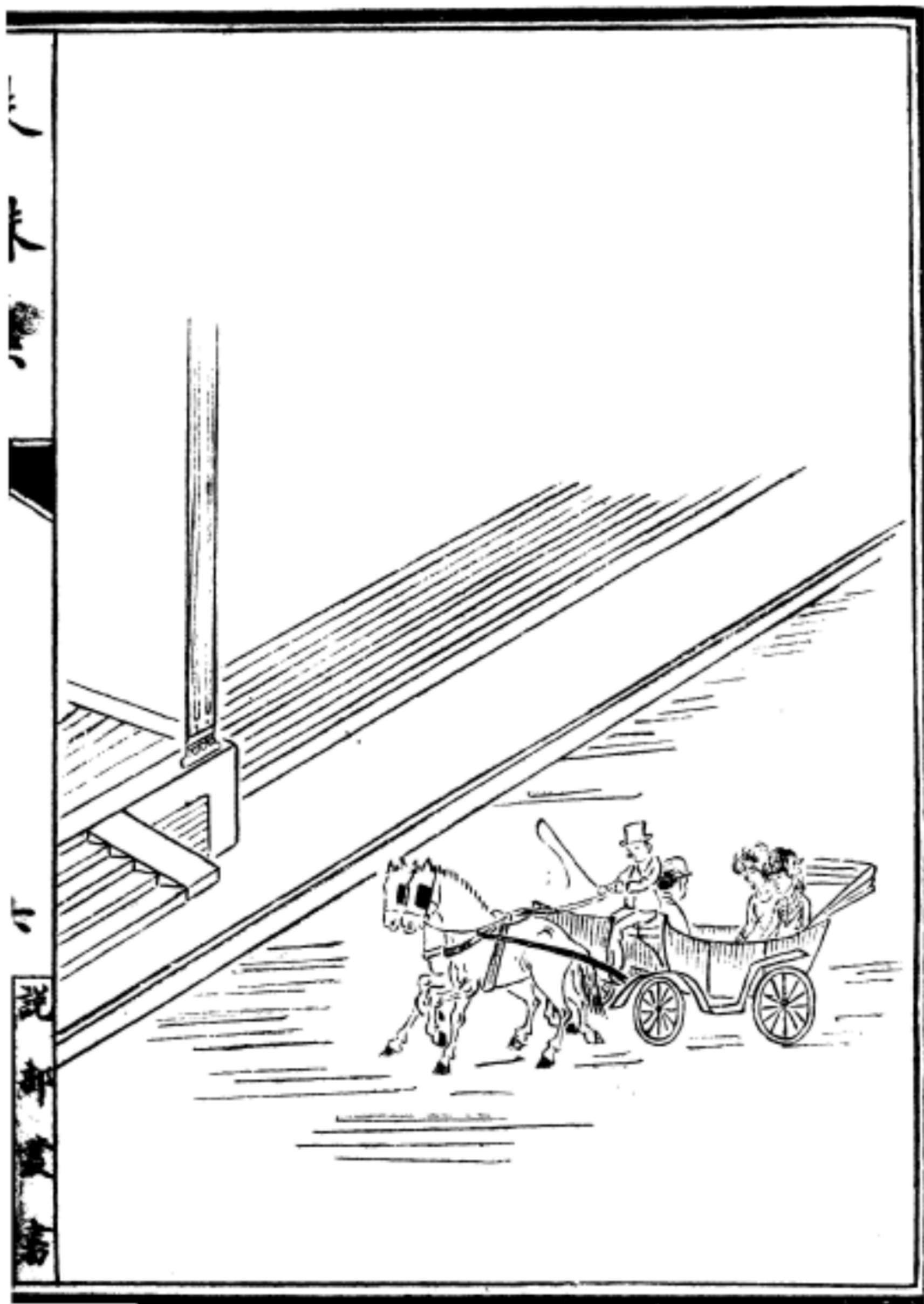












天
地
集

六

改良小說社印行

偵探小說
失珠案

美國老斯路斯原本

第一章

羅馬城中有一客舍。中有一齋。陳設華好。有縉紳先生二人。促膝談。一人云。君誠能俯允所請。則君爲帝王之特別偵探矣。一人答曰。僕涉重洋。抵歐洲。今日勾當已畢。意欲即返祖國。呼吸我自由國之天氣。弗欲久溷此土。此案留意。大利偵探自爲謀之可也。先言之人又曰。孫福先生。君欲歸故國。意極忠厚。鄙人詎敢責君哉。惟此案非等閒者。此遭君乃爲欽探也。有此機會。何乃忽然舍之。若棄敝屣。寧弗可惜。夫時機一去不返者也。君去國萬里。適逢其會。此天之所設。以與君成功名。君曾言己非富家子。更宜拾取此多金也。孫福曰。僕固貧。然竊自以爲弗貧。余稔十數國語言文字。自余兒時。已立志研究方言。讀書求學。不以爲足。所費不貲。然苟欲返之囊橐。猶反掌耳。余豈

36199

眞、饗、人、子、哉。余、非、眞、欲、舍、歐、洲、而、去、也。余、但、急、欲、返、我、美、國。一、吸、其、自、由、之、天、氣。沐、其、自、由、之、陽、光、而、已。曰、余、足、跡、至、歐、洲、以、來。於、其、風、謠、人、心。已、深、見、其、底、蘊。此、行、雖、以、要、事、而、來。而、得、浪、游、之、家、之、益、也。余、豈、眞、欲、久、去、歐、洲、哉。抑、余、之、急、欲、歸、國。尙、有、他、故。余、居、此。盡、謁、德、法、俄、三、國、之、偵、探。知、此、間、之、大、奸、宄。將、遂、奔、美。余、故、欲、先、惡、人、而、返。求、一、効、鉛、刀、之、用、于、父、母、之、邦。勿、使、彼、奸、徒、得、稍、加、害、于、我、同、胞、兄、弟、焉。先、言、者、曰。吾、國、人、之、愛、國、心。處、處、可、見。前、此、建、義、旗、以、抗、暴、英、而、獨、立。而、設、共、和、之、國。尤、其、大、焉、者、也。善、哉。吾、子、之、意、也。雖、然。今、此、案、之、關、係。亦、非、淺、鮮。吾、願、畧、述、梗、概。王、后、于、此。甚、注、意。而、國、王、亦、急、欲、知、其、所、以、然。以、爲、曩、疇、之、日。一、美、國、偵、探。曾、破、奇、案。此、案、非、美、國、人、不、能、爲、力。故、決、意、延、美、國、偵、探、偵、之。余、以、刑、部、大、臣、之、力。得、爲、美、公、使、隨、員。久、居、斯、土。於、此、間、情、形。尤、稔、知、美、國、偵、探、之、在、此。惟、足、下、一、人。極、欲、助、君、成、此、善、舉、也。孫、福、曰。君、未、與、我、一、言。便、薦、之、于、王、耶。公、使、隨、員、曰。然。余、因、此、爲、

國王之事。非平常小案可比。且功成而後。所得重賞。其爲數可及君數年之薪水。况余既願竭其愚誠。以助君。而此案要人。又爲一美國女子。君愛國心切。當必俯允所請也。孫福曰。咦。此案首要之人。乃一少年女子耶。公使隨員曰。然。孫福曰。豈少女逃遁。命余踪跡耶。抑爲盜匪所掠。而欲余爲之奪回耶。公使隨員曰。是非所曉。其事詭譎奧秘。非意大利人所能知。蓋遇此種案。惟有深湛之思。剛毅之力者。方能有悟。若意大利人。非不勇健。然而躁急性成。如火之就上。不能爲須臾之靜。如是之人。徒事紛紜。毫無實際。臨事不懼。未見其有功也。偵探孫福聞言。如有所思。自念一美國女子之事。何至國王爲之延請特別偵探。殊出人意料之外。因語公使隨員曰。請君爲我道其詳。何如。公使隨員曰。敬諾。僕願爲君述其始末。則君或允我也。前有一意大利貴族。爲新世界之游。在美國遇一銀行書記之女。悅之。遂與定情。娶之而歸。此貴族雖爲公爵。而貧無立錫之地。歸國後。以書畫自給。而此美國女子賢能。

安其貧。速好甚敦。旋生一女。夫婦皆身受教育之人。學識優美。惟以教其幼女爲事。三年前。女忽失去。百計物色。迄不獲。公爵遭此大變。悲悶之餘。幾至狂易。爲覓女之故。費耗不貲。其所居背山。山中有一湖。或言女墜湖身死。公爵延涸人覓之。不得其尸。公爵覓女之方已窮。卒不可得。憂忿而卒。其妻既痛女失。復悲夫死。數日癩發。歸美入癩人院中。不久亦死。當時羅馬之人。無人不知此事。惟此繁華城市。怪異之事。無日無之。故爲日既久。人亦漸忘。愛蘭加斯卡失去之事矣。事後一年。都人方復憶及是事。蓋至是。愛蘭加斯卡之外祖。忽大富。欲以公爵承其遺產。公爵已死。遺產悉歸愛蘭加斯卡。此銀。行書記。急欲物色亡者。謂駐美意大利公使。如愛蘭加斯卡未死。尋獲者得重賞。如其已死。能言其確耗者。亦膺重賞。公爵本國王宗室之子。國王既聞此事。欲大索國中。以求此女。能得此女。或能言此女之死者。皆有厚賞。國王今欲延子爲特別偵探。以破此案也。孫福曰。此種事。荒渺異常。令人毫無下

手之處。焉能速破。公使隨員曰。否。此非全無着手處者。吾請詳語子。子或能因此得其頭緒也。孫福曰。自余聞此女子血管中有吾美國人之血。心已稍動。惟偵探此種事。必多費時日。一二日之探訪。必不爲功。須聞君之言而後敢決。此女想爲人所掠者。不知有証據否。公使隨員曰。此則無人能知。君玩索其情形。或可得之。孫福曰。國君有所知乎。公使隨員曰。余固不知。君誠能允我。我將引君見國王與王后也。孫福笑曰。有是哉。使君言而信。吾殊樂于從命。蓋吾以楊奇後生小子。而謁萬乘之君。殊不易得也。君所欲語我者何事。公使隨員曰。二週之前。一女子造謁警察長。請見皇后。皇后許之。惟防有他變。相晤時。警長亦在側。女入宮。去其面網。視之。容華絕代之意。大利女子也。女子語皇后。加斯卡公爵之女。公子愛蘭加斯卡。至今猶存。其眉目極秀曼。惟今方見囚于惡人之手。皇后欲聞其詳。而此女子不敢即直言之。謂其獨欲證明其言之非妄。實不敢更有所言。遂與警察長約。以旦日會于某處。

以證明其言之非妄。此女子又言。此事不可不備。苟被洩者。則己身必不能保。云。女子出宮。與警察長約。更見之時。而至時。此女不至。蓋已滅迹。匿影。去如黃鶴矣。自此女亡後。曾經十餘偵探之探覓。物色既窮。猶無跡兆。此女子之言。其真妄雖不得而知。而帝與后咸信其言之誠。必欲破此案。而後已。決意延一偵探。陰事察訪。不使警察知之。亦不使羅馬有一人得知其謀也。帝甚信任美國偵探。余因薦君于某大臣。大臣語帝。帝甚喜。立召見余。求余以其事白君。延君為其特別偵探。破此秘密怪案。設君有危險。帝且約必力為保護。請君無失此機會。而一為國君之特別偵探也。孫福曰。願如帝命。惟吾尚有一言。求見帝后之女子。有誰以其容貌告我乎。公使隨員曰。王與后必以告子。可無疑也。即警察長亦曾見此女。君亦可畫詭計。使之告君。君能善自為謀。彼必不識君為偵探。以君來此。殆無人知君為有錄于國之官也。以此觀之。除我數人之外。將更無一人得知君之為國君特別偵探矣。孫福君

聞言。啞然而笑。躊躇半晌。毅然曰。余意已決。願助帝解釋其疑慮。而破此詭異秘案。又曰。是矣。余乃今更爲國王之偵探也。

第二章

羅倫孫福旣允爲國王特別偵探。遂以案情問公使隨員。公使隨員常常不知所對。孫福于是決意見王。弗使警察長知之。公使隨員使大臣奏王。王大悅。約以次夕。孫福雖常見國王出游。然從未得與語。至是。喜可知矣。意大利國皇名曰恩伯投。賢主也。爲人藹然可親。素喜共和政治。常出游城市。與平民雜行。不以爲卑污。孫福問以何禮服入覲。大臣答即以平常便服。孫福聞言。不勝怪異。蓋因國王爲公事會生人。而草草如此。實從來所未有也。次日夜半。偵探遂易警查員之平常晚衣。與公使隨員私入王宮。孫福獨處一小軒之中。以待帝出。心中疑念紛然。不能寧貼。以爲農家子。得與國皇晤談。殊非意料所及也。孫福者。惡溪人也。其父以農爲業。惟孫福自幼即以偵探爲

業。曾爲惡溪特別偵探。後至紐約。專以踪跡詐騙賊爲事。此等人。多自歐洲各國來。故孫福有歐洲之行。此時年已三十五歲。實一武勇細心之理想家也。爲人閱歷甚深。美丰姿。有氣力。實非他人所能及。云是夕。入宮中。獨在一室。以待王。約半點鐘。王便服而至。王操意大利語。問偵探曰。卿能操意大利語乎。偵探曰。能。王曰。卿果爲花旗國人乎。偵探曰。然。王曰。朕今有事煩卿。卿已聞此案之首尾乎。偵探曰。已稍聞之。王曰。卿此來。大佳。然朕不能命君如何行事也。朕急欲釋此秘密奇案。召卿來此。特欲有以助朕耳。卿誠能緝獲。朕必重賞卿勞焉。朕願對答卿之一切疑問。必盡所曉。奉告。偵探對曰。陛下仁慈德及異國之人。下臣敢不竭其心思體力。以報陛下。敢有所問。惟望宥其罪過。言未已。帝忽曰。朕有一言。請先語卿。卿不聞乎。惟人已死葬地下。而後其口方不漏言。卿今爲朕偵探。當勿洩言。朕之欲破此案。正如死人之處。地中無一言告人世也。知此事者。只三人。一爲朕之大臣。一爲美公使隨員。

其一即卿。外此即朕之警察長。亦弗審。卿爲我偵探。卿須極秘之。朕今茲不妨告卿。卿從事于此。其生命危若朝露。有朝不保夕之象。然卿誠死于王事者。朕必不相忘也。自朕思之。此案既有精明如卿之人偵探之。必弗難目前。即破。特卿必須秘其事。慎其防耳。卿如爲惡人所縛。朕亦不能相救。請先語卿。幸勿自悞。朕以爲卿一出此。即有最大勢力之奸人。百計害卿。卿雖流血至盡。彼亦弗恤。朕因此案之奇特。與秘無匹。無人得知。故甚欲破之。卿能冒此險乎。偵探對曰。陛下無疑。下臣固無所畏也。誠奏陛下。臣等以偵探爲業。事愈奇特。臣等愈喜。陛下今以爲此案危險極矣。然實下臣所日夜求之。而未獲者也。上聞此言。欣欣然有喜色。以爲人稱美國偵探之忠勇。果然不謬。至是遂無所疑。發誠懇之聲。謂孫福曰。朕以國王之秘事。委卿實能深信。卿之不負所託也。孫福自聞帝言。愈激發其好奇之心。其欲偵察此案之心。之切。乃弗異于皇。遂造爲種種問題。問皇。皇一一答之。無倦意。且詳述其深奇。

此案之故。二人相問答。剛有二時之久。孫福始告別出宮。一人獨歸。數分鐘。便知戰端已開。當其離王宮後。行未數武。忽覺有人攬其肩背。思念間。其人已言曰。先生晚來安乎。孫福早已捉槍在手。用以自衛。回頭以觀其敵。忽又曰。僕有三四言語子也。偵探責問曰。若何人乎。其人曰。余爲何人。與此事。乃無涉。余之事。子當即知之也。偵探曰。若果何所欲。速爲我言之。其人曰。先生與我來。我將告子。此時二人所立之地。離路燈甚近。以故此人相貌。毫髮皆可得見。孫福注視其人。之面。毫無驚懼之意。語之曰。君所求于我者。奇甚。一素未謀面之人。乃請余同去。且並弗先以事告我。而爲時。乃在夜闌人靜之後也。言時。目注其人。不復他顧。忽見此意大利人。一躍而前。手中捉一利刃。霍霍有光。向己。肩力劈而下。苟爲平常之人。必立爲此意大利人所殺矣。惟偵探孫福。早已爲備。其刃將至。已躡身躍退。以避其鋒。此意大利人用力過猛。弗中其敵。乃失其重心。不能固立。孫福亦既見之。急騰起一足。蹴此人。此

人遂仆于地。孫福弗即擊之。俟此人復起。方以手槍對其顛。謂之曰。我友。君苟已殺我者。君之罪大矣。僕囊中誠不名一錢者也。此意大利人。注視良久。方言曰。我貧需錢甚急。欲殺爾而得錢也。蓋孫福知此人非劫財而來。特作此狡猾之言。以自飾。而此意大利人亦知其詐。方以其言爲不出本心。故亦以劫財之意答之。偵探復語之曰。儉楚若貧而不仁。吾立能繫若手足。送至警察署也。惟吾方無閒時爲此。吾亦不仇子。子速去矣。吾已識子之面子。去後。倘更侮予。汝顛將不保。此人見其敵以手槍擬己。其人非但沈毅武勇。且極善鬪。故不敢再動刃其腹。俯首而遁。孫福留心以覘其去向。待其轉入他街。不能見己。便急改裝。初孫福入覲國王之前。已另備衣帽。以爲王苟慮其無能爲。即便以喬裝術示王。使其深信不疑。及覲王。王甚稱其能。故未有機會爲此。是時故能以數秒鐘易其衣服態度。使無人能識之。自念王宮之內。必與奸人互通聲氣。故王一舉手。一投足。咸爲奸人所知。今日之事。必爲所

洩。遂有是事。果爾。亦大善。吾可速得奸人之巢穴也。改裝已。即尾躡其仇而去。以爲奸人殊殘毒。無人理。予甫出王宮。便欲誅我于宮門之外。帝警告余之言。良不謬也。偵探自抵羅馬。於羅馬街衢。尙未詳知踪跡。匪人殊非所便。其仇曲折而行。少頃。已弗能見。然而孫福者。最富有願力與耐心之人也。雖往來探望。皆無所睹。顧終不失望。仍左右顧。走覓其仇。忽見街旁立一人。其舉止甚足啟人疑。偵探留心察之。不期因是之故。果得有補益云。

第三章

羅倫孫福止於黑暗之處。以觀其所遇之人。見此人左右顧盼。似有所覓。少頃。遙見適所追之人亦至。既近。似有所言。二人忽向己所匿之街而來。急匿身于小街之中。以避之。欲待其既過。出而尾之。而此二人乃至小街之外。而止。孫福匿門後。傾耳靜聽。二人之言了了可辨。一人曰。君確知其私入王宮。見王乎。又一人曰。然苟非然者。吾何以決意殺之。余知王殊重視此案。深欲

破之。而其所延之人。乃非吾意大利之人也。曰。然則此人爲誰。答曰。此美國人也。苟爲英國人。事尙無碍。彼爲美國人。乃誠可懼。惟一事甚實。彼實非常人也。以我覘之。彼蓋特自美國至此。以探斯案者。先言之人聞此言。喟然曰。噫。然則此人豈真美國人乎。曰。然。先言之人至此。不敢出氣。木立良久。方言曰。以吾思之。此事尙易爲。非無可救之法。言訖。一人急問曰。若何。先言之人答曰。子知其爲欽偵確乎。曰。良確。又曰。君勿輕視其人。彼美國之好男子也。先言之人曰。幸勿深畏。苟渠緊迫吾儕者。便疾誅之。以其尸陳宮門之外。俾帝覘之。其與語之人對曰。君須緊記于心。此人非易與者。吾適需彼于宮門之外。欲殺之。不能如願。惟吾當時以爲死之甚易。吾刀甫出鞘。即可洞其胸。故未暇細覘其容貌。殊可惜也。先言之人曰。子初遇我時。已爲余言。子方以刀刺之。而彼早設備相待。彼乃確有此才能耶。曰。然。此人血冷而神定。氣靜而活潑。余初不知以爲刀出。即取其命。不然。余必以詐力取之。不期彼乃敏。

捷無倫比。余身已失其平。彼即乘機仆余。彼雖不害余。縱余起。然余方起立。而彼之手槍已按余太陽穴之上。余非畏不能敵之。惟恐彼放槍致槍聲爲人所聞。故不得已舍之而去。先言之人曰。君誠智人也。君不以此時鬪彼。大佳。大佳。吾儕之事。誠宜秘密。不可暴躁遺悞。二人絮絮語久之。方相別。羅倫。孫福偷眼窺之。則一人南行。一人北行。塗路適相背。自念後來之人。必爲黨人。首領決意尾之而去。孫福爲人。非但於偵探之術。獨有心得而已。其於種種武藝。皆能精通。而尤以手槍爲最。其放槍也。百發百中。永無一失。雖於劍術。畧遜。然其拳棒之術。則舉世無匹也。且其人。有氣力。力能持二壺。高所旋風舞。故其在美國之時。在冬運動會會場。得賞牌無算。雖然。以氣力而論。西國多有其人。因輓近世時。愈文明。學術工藝。理滋紛繁。勞心勞力。咸倍曩日。實非巽弱之夫。所可知。以故西國學校之中。必設各種之運動。以勞學子筋力。致使各國之人。無一非強健勇毅。能任勞苦之人也。然孫福性尤孤冷。且

有恆心。有耐力。責任在身。即有危險。亦弗肯放棄。故其既已允諾。意大利皇帝。即一心爲之。効力不復計及身家性命矣。當其尾隨仇人以去時。其仇似有所思。步行緩澀。孫福遙遙注視之。忽見其入一石堡。甚古舊。實數百年前物也。其佔地極廣。孫福日後方知此石室爲守衛之城堡。實羅馬當亨尼拔內侵之時所築者。也。孫既見此人入室。遂亦置之。不即追究。即時返羅馬都城。至時天已大明矣。黃昏時出而啜茗。至一烟肆。店主人與之操英語。大奇之。問其故。店主人言。往日曾至紐約謀生。氣運殊佳。後因事歸國。遂設此店。此意大利人。藹然可親。孫福頗悅之。即欲移居店中。乃歸客店中。治行李。僞爲往法京巴黎之狀。又使門者代購一巴黎火車票。既出門。即潛至烟店中。謂主人。吾爲美國公使之秘密偵探。因訪一法國犯人來此。欲賃居其室。不使一人知之。又言不吝重價納租。主人信而納之。又慮易起人疑。乃告其店中人。此爲其老友。今延來店中。助已辦事。人遂不疑。孫福既解裝。煙店中。即

喬裝而出。至其舊居客舍。以查動靜。忽見公使隨員來訪。投刺入。書記告之曰。先生所訪之人。已往巴黎矣。公使隨員曰。焉有是。吾何能信此言乎。書記于是以孫福去此之情形。詳述之。公使隨員方無言。是時。旁立一人。竊聽書記告公使隨員之言。似甚關心于孫福之去留者。孫福一見。即知其爲仇人之偵探。留心察之。及公使隨員歸。此意大利人直尾綴之。已至其家門而後去。少頃。忽來一意大利人。歛關求見公使隨員。僕夫導之入。此意大利人便謂公使隨員曰。先生。僕有要務來。君能以所知告我乎。公使隨員大奇之。漫應曰。先生欲何言。此意大利人乃言。已奉警察長之命至此。欲有所請。公使隨員更奇之。謂之曰。先生奉警察長命而來乎。僕苟有知。能助警察長者。必詳相告。先生請言之。此意大利人乃問曰。君與孫福君爲友。信乎。公使隨員聞言愕然曰。是誰告子。此意大利人啞爾而笑曰。吾等有一法。能自知之。

第四章

公使隨員以爲王與孫福之事。甚秘密。警察長何以得知。涉念及此。不勝詫怪。俯思移時。始問客曰。先生今欲問孫福君之事乎。此意大利人曰。然。公使隨員曰。先生此來。誰實使之。意大利人曰。並無一人使余爲此。公使隨員曰。異哉。世乃有此怪事乎。然先生既來。吾必有以相助。誠告子。子欲知孫福君之事。可速離此。往問以余及孫福爲友。告君之人。可也。意大利客曰。然則足下不認此君爲同國人乎。公使隨員智人也。精於外交之術。至是欲問此人。以孫福之事。遂言曰。僕請實相告。此君誠吾友也。意大利客曰。余固識之。足下與渠。豈在美國時已爲友乎。公使隨員曰。然。意大利人曰。彼何業。公使隨員曰。余焉能告子。意大利客曰。君不知吾請告子。彼實偵探也。公使隨員聞言。復大驚。謂客曰。以吾觀之。君似熟知孫福者。意大利客曰。然。願余以爲不足。尙欲有所知。公使隨員曰。子休矣。余悉弗審。請以問曾以孫福之事告子者。可也。意大利人曰。否。否。余必以問子。今此人何在。公使隨員曰。方乘汽車。

往巴黎。意大利客聞言。冷笑不已。曰。請勿煩。以是告我。公使隨員曰。此非誑語也。意大利客曰。否。吾語子。彼今猶居羅馬。往巴黎之言。妄也。公使隨員曰。吾不能信此言。意大利人于是問曰。君言果真。則彼緣何而至巴黎。可得聞乎。公使隨員曰。此又非我所知矣。意大利人曰。吾今亦以其不去羅馬之故。告君。彼已許君偵某案。因君之故。彼今方爲欽探。彼今方欲收厚賞于王。竊能舍去。且彼已允諾。亦豈能失信乎哉。公使隨員曰。君至是。固欲僕告君孫福君之事乎哉。客曰。然。公使隨員曰。子非欲我告君。乃君欲告我耳。客不復置辯。默然久之。忽曰。苟貴友果離此。則彼真異怯之匹夫也。公使隨員曰。異怯之夫耶。渠因何而有所畏。遂至于遁。君知之乎。客答曰。僕固知之。昨日之夜。其命幾不保矣。公使隨員問何時。客曰。當其見王歸。方出宮門之時。公使隨員曰。然則欲誅之之人爲誰。客曰。此則不知。余正欲求之。而未得也。公使隨員曰。彼受傷乎。曰。否。彼方有以自衛。故未及于難。公使隨員曰。然則渠殺

死攻己之人乎。客曰：亦未也。彼今方緝其人。雖然，足下慎勿以此事告之。警署否？將不利于孫君。公使隨員曰：余固不至爲此。因余在羅馬，實與警察長無往來也。客曰：子須慎之。公使隨員曰：余友余已許君自由言論，惟君以言驚我，我必罰君。客曰：何如？公使隨員曰：余贈子以鞞，使君速出。我齋客至是，嘻笑弗已。公使隨員自念本欲秘而弗宣，而警察乃已稔之，殊驚異，無以自主。又見客之竊笑，因復語之曰：子速去矣。我友乎？我無閒晷與子再言也。客曰：余弗去也。公使隨員忿然曰：吾正令子爲我去此軒。我固具此權。客曰：余豈從令之人。余朝廷命官也，亦有權在此。公使隨員曰：否否，子卽國王亦無斯權。須知我爲美國公使，隨員此室爲我私齋。此處固在吾美國公使之旗下。非爾國人民之室，爾其知之。吾復命子去此矣。客曰：余卽弗從爾，將奈何？公使隨員憤怒不復能制，躍起欲以足踉客。客變化之速如風馳電掣，公使隨員足未及身，已更其形容，衣飾假面皆已擲去。視之，非意大利人也。羅倫。

孫福也。公使隨員驚喜過望。呼曰。孫福先生。君真神乎。技矣。有此術。可降鬼魔矣。孫福笑曰。我友其恕唐突之罪。僕正旦夕。思有以降服鬼魔耳。公使隨員曰。余以子乃實離羅馬而去者。子何不與我一言乎。孫福曰。僕此來。即以相告也。公使隨員曰。君術進矣。僕雖欲屈強。不可得。今日爲君降服矣。嗟乎。僕乃今知意大利皇必欲延美國偵探之意也。孫福曰。以是觀之。君以我能成事乎。公使隨員曰。君何疑。事必成耳。君之計。可得聞乎。孫福曰。余非真欲去羅馬也。公使隨員曰。余知之矣。君但欲使奸人後此。不復疑君在此也。昨夕君果爲奸人所乘耶。孫福曰。然。余以爲殆秘密黨所爲。公使隨員曰。先生已稍有所知乎。孫福曰。余已窺其情。公使隨員曰。若何。孫福曰。余以爲後此君出門。須少留意。勿至爲黨人所殺。公使隨員曰。此何以故乎。孫福曰。今茲惡人方日夕伺子之側。欲得而甘心焉。余以爲皇帝之側。蓋有惡人爲之間諜。吾黨之事。已被其傾筐倒篋。語奸人矣。公使隨員曰。先生已知閒諜爲誰

否。孫福曰。未也。噫。間諜額間未常懸一牌號。以告人。吾又焉知深宮之事。余茲所言。特因理以推耳。苟不然者。奸人焉知帝命。而必欲殺余哉。君若疑此。謀殺之人。非爲此案內之人。則試問欲殺我之人。何竟不與我一言乎。此必深宮之中。有奸人。通知此案。黨魁可無疑也。孫福將昨夜之事。告公使隨員。復謂之曰。此種案。以吾爲之。易如反掌耳。公使隨員曰。有是哉。偵探曰。余以爲此案。罪首當爲此石堡中之主人。君日後方知。皇帝皇后干涉此事。蓋有深意也。雖然。實告君。余乃天下最危之人也。公使隨員曰。孫福君。君敏捷人也。有謀人也。君決事無不中。吾敢斷言。此事之濟。瞬息間耳。孫福曰。君未知我友。故甚贊余。我友名義克者。料事尤速。彼今在溫宜斯。余嘗與之邂逅。苟其在此。當有以助我焉。又曰。今爲我行事之期矣。請君仍以我爲己去。羅馬。苟有要事。余自來謁君。今日余當一會警查長。彼或能稍助我。公使隨員笑曰。余殊深信不疑。以爲子必有成。孫福曰。謝君。余亦云然也。公使隨員曰。果

爾非獨美國偵探之光榮。凡美國之人皆得其賜矣。王於君今猶不能信其成功也。孫福曰：愚哉！此老王也。吾於數點鐘內可盡奪其賞金。公使隨員曰：公欲以數點鐘內了之耶？孫福曰：然。余即辨結此案。然後歸美亦弗爲遲也。

第五章

孫福與公使隨員復談論數分鐘。公使隨員忽曰：君以是之故。遂謂奸人暗中偵余行止耶？孫福曰：然。君適返舍時。僕見一人尾君而來。當君至余所寓之客舍時。彼亦在君側。悉聞君與書記二人之言。彼固知君之習慣。知君將不復出門。故暫離君而去。公使隨員曰：渠豈不知余家有客乎？孫福曰：渠將復來。僕即行矣。公使隨員問曰：偵余行止者誰乎？孫福曰：奸人也。子須慎之。偷夜出。須攜軍器。不然慎勿至苛里生街也。公使隨員曰：實告君。僕出門固皆攜凶器也。孫福曰：子能自衛。幸甚。僕去矣。遂別而出。至一旅館之中。語逆旅主人云：僕新自倫敦來。務請假一室。以下榻焉。主人信之。使僕人引之至

一華好之室。孫福既入。即僵臥於榻。命僕人招主人。主人即至。孫福曰。先生乞爲我請得警察長來也。主人愕然驚曰。貴客欲得警察長至是耶。孫福曰。然。主人得無以謂渠不親來乎。主人曰。以小人思之。彼必使其屬員一人來。孫福曰。吾自能使其必來。特多費一紙條耳。初。孫福至溫尼斯時。曾遇一人。英國公爵也。嘗謂孫福已尙未至羅馬。至是。孫福遂僞稱爲此公爵。作一函。使主人持去。移時。警察長果親至。孫福復僞作病狀。以見之。語警察長失去戒指。一乞代覓。獲。且言果能使此物奉趙者。必有厚報。警察長立應敬諾。便問何時失去。偵探曰。余以經過一舊堡之側時。失此寶物。遂以昨夕所見之石室告警察。更謂之曰。余確審適當經過此家門前時。失吾戒指。當時是處。但有一人。余知必爲是。人所得。蓋吾一失去。吾寶。吾即覺之。因余以此物殊大。於吾指爲弗合。故每數步以外。必一摩擦之。余既失去。立返身覓之。同時見此人。忽止步。拾一物而去。是故知吾戒指爲此人所得。警察長曰。公爵得

勿有悞者。偵探曰：余何悞哉？青天白日，在坦塗之中心，失此光彩奪目之物，苟無人拾去，余胡弗能復得？警察長子須知此人拾我寶物，即逃入舊石堡中，爲吾目所親見也。警察長曰：焉有是公爵之言？下官實不敢謂其果真。偵探曰：吾固不誤，此人拾我寶物，且知爲余所遺，見余已覺，故急歸石堡之中。余目擊其事，子以爲不然，甯有是事？警察長曰：苟如公爵言，亦必非此宅主人。吾以爲無賴所爲，彼見公爵返覓，故潛入此宅，以啓公爵之疑耳。公爵不知此宅主人乃羅馬最可敬之貴人也。偵探曰：彼誠可敬與否？今姑弗與爾辯。吾請試爲子道其容貌，因即以昨夕尾隨之人告之。警察長聞言大驚起，立蹀躞室中，不能答。久之，乃告公爵以下官觀之。此人必無此事。公爵之戒，指當仍遺街上，無人拾去。偵探至，是從容問警察：此宅主人爲誰？警察長曰：主人名苛德，奪貴族也。彼誠當今皇帝之遠親。偵探僞驚曰：焉有是？若彼誠皇族子弟，亦必貧窶者。流吾敢斷言，否則見吾遺物，當拾而返。我警察長不

能答。仍蹀躞于室。足無停趾。久久。乃言曰。苛德奪君。於此事固可疑。雖然。渠即舉債累累。悍弗還。然一戒指。所值幾何。乃能起其貪心。此物非其目所能見。固無論矣。卽以其平日之驕矜氣象觀之。亦能決其無是事也。公爵曰。子勿嘵嘵也。必此人有我戒指。警察長曰。下官實不能以此人爲有罪。渠之貧目前事耳。日內聞其將爲意大利第一富翁。蓋彼將受最大之遺產也。此事之未決者。以失去之。人生死未必耳。然實則此失去女子。已無生望。故得此產。可操左券。苛德奪爲人。吾不妨告子。彼實君子人也。與世人毫無交涉。惟勤于誦讀。晝夜弗懈。故人皆賢之。且彼罕出其石宮。一生無他好。惟劍術則甚精。意大利殆無人能爲其敵。彼曾投身陸軍之中。勇武無倫。公爵試想。以若是之人。而爲卑污之事耶。公爵必不能拘此人也。公爵曰。謝君告我。想苛德奪君。或未得我物。然吾語子。吾此戒指爲家傳之珍寶。值五萬金。苟能爲我得之。當以此數爲賞。警察長曰。下官必爲公爵獲此寶物。惟于一月之中。

祈勿以是事語人。公爵曰諾。余必秘之。君其務獲之也。乃以戒指形狀詳語警察長。警察長遂別去。孫福至是喜其計之妙。歸煙店中休息半晌。復喬裝而出。意欲至石室之中一探動靜。甫出門。至納生街。即見苛德奪一人獨遨。孫福喜出非望。曰異哉。此天之所以相我也。遂隨苛德奪之後而去。約數里之遙。苛德奪忽入一軒。孫福匿身幽寂之所。以待之。有間。軒中一人出視之。乃非苛德奪。喜曰嗟乎。天何處處相我耶。即尾隨此人而去。而此人乃晉一酒館之中。孫福入酒館偵之。乃無他客。遂與此厮養僕同圍一几而坐。覘其貌似甚愁憤者。甚以爲異。曾知苛德奪有僕曰彼投非弟。因謂之曰噫。彼投非弟。君吾非于羅馬曾一遇君乎。其人驚起。目注孫福。久之。答曰我友。君悞矣。孫福僞應之曰余何悞之。有足下非彼投非弟乎。其人曰非也。余姓彼投。而名並非非弟。孫福曰余曾於巴黎遇君。君非侍苛德奪君至巴黎乎。對曰否。余從未往巴黎。余亟欲一游此都。奈無能力。何。雖然。吾子就令爲苛德奪。

勿頸交。余亦敢以實告君。余固深恨此僮也。孫福問曰：君果深恨其人耶？其人曰：然。孫福曰：然則君爲我之良友也。請卽與吾共酌。吾亦與此獠勃谿也。此時店主人已持劣酒一瓶置桌間。孫福取酒還店主，謂之曰：此酒惡劣，不能下咽。焉能飲我佳賓？速以法國最甘美之酒來。俾予得與吾久別老友共飲。一醉。主人遂督法國香賓酒一瓶。旣飲，孫福問其客曰：君真與苛德奪有隙而惡之耶？客曰：余誠恨之。孫福曰：余亦深恨彼人。彼於巴黎辱我，誓欲害我。我之仇也。遂爲誠懇之言語。此僕曰：以余覘之，君亦將不能免。終必遭其毒手。良友乎？僕今此之來，實欲報斯仇。爾僕以爲有仇不報，非夫也。且吾卽不報此仇，而彼亦設法謀我。今夫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吾所爲。欲先發制人，也。君之貌甚似非弟。此人亦倚主人之勢侮余。余欲得而甘心焉。非君爲余言之，余將誤誅子於此矣。蓋吾怨已深，死一人將不足故。欲並其主僕皆死。我手而後快於心。君能助我乎？苛德奪爲人，何如乞語我。焉。僕人曰：此人殊

橫暴。余非役其私家。惟於某會中侍其人。今夕彼以細事逐余。余誠不甘。孫福曰。其僕非弟。汝知之乎。曰。不知也。余從來未見此人。惟今日之事。余必報之。有死不畏。孫福曰。此人有權有勢。我友焉能報之。曰。余自能之。曰。君將行何策。對曰。易耳。余一開口。而此儉。即不能安。彼之隱事。彼以爲無人知之。而余實知之。言已。復以拳抵几。訇然有聲。曰。予固操其生死之柄也。此人至是。已怒不可遏。飲愈豪。神愈昏。須臾。瓶酒已罄。孫福復命主人進酒。食此人大喜。孫福雖與共酌。而所飲。乃不及其十分之一。當客痛飲時。旣笑其蠢。然如豕。復幸己之必得志也。

第六章

已而孫福徐徐謂彼。投曰。苛德奪當。不識君之欲報復。自余思之。君請勿躁。僕知意大利人性如烈火。而行事遂。往往無功。蓋旣未三思。必有疎忽。不可不知也。願吾子慎之。爲君計。不若暗中以諸事語我。我能爲子行之。必弗有。

悞。余謀事固能不躁也。客曰：余將學子。雖然，此人恨我，怨毒已深，恐先爲彼所害。奈何？孫福曰：敢問君以何被逐者？彼投曰：苛德奪進食之頃，所携秘函一落於地，余拾得之。彼知之以余見其私函，不勝忿怒，謂余爲非人。實則余於此函未得讀隻字，吾無辜受惡名私心，實弗甘。彼毆余出門，拳足交下，其暴戾如此。余並其狗亦弗如。必報復，有死無怨。孫福曰：此人惡貫滿盈，報復殊不難。君乞勿聲張，吾與子陰爲之耳。時彼投飲已醉，不復自制，謂孫福此人欺詐，誘脅劫剽，巧取之罪，皆備。孫福聞言，自念曰：古人有言，酒入智出，而人不能自主，然哉！然哉！彼投續曰：彼舉債累累，悍弗還，而人以彼將得某處巨萬之產，亦甘爲所愚而墮其彀中。吁！余乃悉知其事，余能亡之。余將徐徐言之，如君之教余也。孫福曰：子定能如願以償，恐隔牆有耳。乞低聲。彼投聞言，遂小聲言之。孫福因逆風，竟不能聞。復命其稍高其聲，惟彼投之言乃愈趨愈遠。孫福終未能得其要處。自念彼必有所畏，故不敢告我。我必以他策

求之。乃言曰。彼投君。吾等必須再議此事。吾等均欲報仇。誠好兄弟也。願無疑。至我寓所。再謀之。彼投耳語曰。吾等已醉。必慎之。此仇陰狠。無倫恐爲所知。則無望生矣。又曰。此仇乃一暗殺黨之首領也。常常與一盜首共食。吾知之。見之。故識此盜。惟不以告人。恐爲所害也。余殊畏其人。孫福曰。我則不畏。彼終必報復。君無畏之。乞暗助我。凡險危之事。我將自爲之。吾所須於子者。子之言也。然勿於此中言之。彼投曰。若仇知我言其秘事。必立殺余。且彼奇人也。敢於青天白日殺人於通衢之中。吾殊畏之。孫福曰。然則至吾寓處。言之。何如。彼投籌思良久。乃對曰。否。不如至吾家爲妥。孫福曰。所以必至吾寓者。爲君故耳。余誠無所畏。雖死無恨。惟至君家。易起人疑。不如我寓爲秘密。遂欲以利動之。因謂曰。吾仇世人共嫉之。欲誅之者。非但爾我兩人而已。有能殺之者。必得厚賞。及吾成功之後。願與吾子分賞金。余今茲囊橐充足。黃金無算。我友乞至敝寓。吾今夕即當分若干與子也。彼投者。賭博無賴。市井

小人也。一貧似洗。不名一錢。聞斯言。焉得弗悅。彼既奢豪。慨賞無算。聞有金錢。尤弗能不從。惟尙有所怯。仍謂孫福曰。至吾家可乎。孫福曰。否。此事當秘密。君已娶乎。苟已娶者。此更不宜。且金錢尙在吾寓所。而我寓所並無他人。可即密謀於此事。畢。君即囊金錢而歸。凡諸危險事。僕願一人當之。君第安享富厚可也。彼投曰。余實有妻。良不如至君家爲便。惟吾子何時分金與我。孫福曰。今夕予便予子。速與我歸矣。彼投曰。吾家匪遙。即在左隣。吾欲歸家。易服再來。何如。孫福曰。幸勿以事告尊夫人也。彼投曰。老荆已歸寧矣。吾疾來可也。遂去。與孫福約會於某街。偵探坐酒館中。玩索適與彼投之言大有所悟。喜曰。噫。此事寧非怪異耶。余君王之特別偵探也。自是以來。王將不復延他國偵探。惟吾美國人是求而已。余於祖國之功。不其大耶。余不料此事之順利。易爲有若此者。余將囊金返紐約矣。彼投必能告我。我試往臨其言而後行事也。

第七章

孫福至街頭。則彼投適來。孫福語之曰。是子也耶。余不料君前來之速。真信義士也。彼投曰。長者有約。不敢有悞。孫福曰。汝知法斯哥的乎。曰。知之。曰。善。吾與子即會於法斯哥的。惟不能同行。恐爲人所見也。余每每黑夜偵仇人於巴黎。人莫我知。以故仇無不報。恥無不雪。今某既仇我。我必暗殺其人。彼投曰。殺之殊難。孫福曰。何如。彼投曰。彼神通廣大。其秘事無人知之。警察長雖審其惡。然其口舌爲金錢所箝。弗可開。雖然。金錢能箝彼人之口舌。金錢亦能開我口舌也。孫福曰。子言然。吾必賞子別矣。法斯哥的之約。勿忘也。彼投曰。不敢忘。遂行。孫福俟其去遠。遙遙尾之。恐爲所賣也。途中並無一人。意始安貼。既至。遂入其密室之中。彼投問曰。君所言金錢賞我。確乎。吾殊有愛錢癖。視金錢如命。孫福曰。吾將授子。彼投曰。余但出言。君則出力。然乎。不然乎。孫福曰。君誠有所告。得千金。彼投曰。試使我視金所在。孫曰。諾。遂出一囊。

中有一千金法郎。彼投見之。便曰：此千金法郎。乃我篋中物也。孫福曰：然。雖
然。子必有所言。可以助我。我方與子無功。而賞非我所能也。彼投曰：我若言
之。則我命懸於君之手矣。孫福曰：吾與子兄弟也。復仇之。兄弟也。尙何疑乎。
子苟不我信者。勿與我言之。遂復囊其金。置之箱中。彼投至是。方決。問曰：子
欲何所知。孫福曰：子有所知。望悉語我。彼投曰：苛德奪負債。孫福曰：余已知
此。彼投曰：好博。孫福曰：此奚足奇者。彼投曰：無竊聽之人乎。孫福曰：無之。苟
有竊聽者。余將立決其首矣。余室中尙能容第三人哉。彼投面色灰死。囁嚅
曰：先生得勿誑語欺我。孫福曰：奈何。曰：余告子。子已執我生死之權。則金錢
終非我物。是以懼耳。孫福復出其金錢。置彼投之前。曰：余亦信義士也。望無
疑。彼投於是又言曰：苛德奪人品卑下。孫福曰：吁。君誠知其詳耶。彼投曰：所
謂苛德奪者。何嘗爲苛德奪。非也。彼實爲他人之子。孫福曰：此何言。彼投曰：
一日有盜首來。與之共食。余適汎掃斯室。余旣進食。苛德奪即命余退。余大

奇之。至隣房靜聽其言。了了可辨。此房甚秘密。即苛德奪亦不之知。余冒險入其中。以聽此兄弟二人之言。二人者實親兄弟也。蓋今日之苛德奪非真。苛德奪真。苛德奪已爲所害矣。彼因謀其遺產。故遂有此殘酷手段。蓋不知余之知其秘事也。余雖知之。然即與人言。人亦將不我信。故寧默默。吾王苟能知此。則大善矣。此人誠能除去。則王將得莫大利益也。孫福殊留意聽其言。俟其語畢。謂之曰。余悉知此事。余所欲知者。而君乃未嘗告我。何也。彼投曰。然則先生將弗予我此金錢乎。孫福曰。非此之謂也。金錢終歸子。但煩足下更有所言。蓋吾所欲知者。君未告我。而君所言。吾悉已知之也。彼投曰。余尙有一言。孫福曰。苟更有以告我者。吾更增五百金。法郎相授。彼投曰。今此假苛德奪與其兄。正設計以得一最大遺產。余以爲是富翁之嗣。方爲所囚。余曾約畧聞二人言之。似爲一女子。云。孫福曰。余前未聞此言。子其語我真。苛德奪爲誰。彼投曰。必此殺害之。孫福俯思良久。乃曰。焉得有此。彼殺人而

竟無人知其謀乎。人何未之疑也。彼投曰：此奚足奇。吾聞二人言，真苛德奪所居。近巴黎，自少即卜居茲土。羅馬之人罕能知其入。今其家人已悉死矣。彼無近親人焉。疑之。且此僞苛德奪之貌，必類其人。人皆以貌取人，遂無善疑之人矣。余非耳食其言，亦焉審是哉。即有以是告我者，我亦未必信之也。余尚有所疑，惟不能明言之。孫福曰：必以告我也。彼投曰：余意彼實真苛德奪之從弟，惟極疎遠耳。孫福曰：彼囚女子於何處。彼投曰：不知。余以爲殆僞苛德奪之兄，囚之。余聞二人相謀曰：設有知此事者，則將立殺此女子，以求滅迹而受遺產。孫福曰：余所欲聞，以此事爲尤甚。君已得吾五百金法郎矣。君此後亦無他事，惟靜居無言，勿以是告人。非然者，君命將不能保。吾以君爲同黨，故誠心相告。彼投曰：願如命，惟余亦乞君默而弗洩，則爲幸多矣。孫福曰：余爲苛德奪之仇，必不自悞。彼投曰：誠然，則吾心安矣。二人更密談多時。孫福以金授彼，投令去。俟其出門，仍迹之而去。途中彼投並不與往來之

人交一語。彼投已入家門。孫福方轉身去。欲見公使隨員數武外。一人自後至。以手捉孫福之肩。耳語曰。子爲我之囚矣。勿動。動且立死。孫福未審來者何人。不知其爲警察之黨。抑爲奸人之黨。靜而弗動。以探之。其人問曰。子何來。孫福曰。來自宿舍。其人曰。宿舍何在。孫福曰。法斯哥的。其人曰。法斯哥的非煙肆耶。若豈適自此來者。孫福曰。然。其人曰。與子同出者誰。孫福曰。彼投其人曰。彼何故至子寓。孫福曰。彼以其所遭不幸事告我。其人曰。何事。孫福曰。彼投于某會。以觸怒某會員。斥革。其人曰。此人今何往。孫福曰。渠已寤家。其人曰。汝何往。孫福曰。余欲入一酒肆少飲耳。其人揮之曰。是無可疑。子去矣。慎勿使人疑。孫福旋入酒肆。沽酒而飲。以求解人之疑。而疑之者終于黑暗中偵之。不少離。孫福智人也。亦既知之。時時留心。有以自衛。少須出酒肆。即有尾之者。孫福自言曰。嘻。我知之人。尙有疑我者。然余能自衛也。今夕吾苟不爲所傷者。必使彼稍審我之手段矣。

第八章

孫福造訪公使隨員。途中有仇疑而尾之。孫福無懼容。心平氣靜。且笑曰。此易與耳。初孫福學術時。得一法。頗自喜。嘗欲試之。而無其機會。至是。遂欲以之戲此人。于是導其仇至一有名之泉。仇果至。孫福見之。心大歡喜。至泉畔。忽止而不前。回頭視仇。急奔而至。意欲詰問。孫福待其將近。一躍而前。仆之地。一手捉其足。另一手捉其肩。舉而擲諸泉水之中。如抱嬰兒。及此人自泉中出。則孫福去已遠矣。孫福既沈其仇。疾至公使隨員之寓。謂公使隨員曰。余聞見甚奇。必欲見王。公使隨員曰。子焉能者。夜深矣。請待來日。孫福曰。機不可失。且余欲速了斯事。焉能待公使隨員。曰。君必欲見王。吾試入宮謀之。請須我于宮門之外也。遂入宮。白王。王許諾。孫福于是復入宮。見王。奏曰。臣以深夜來宮禁中。擾陛下聖躬之清睡。其罪大矣。望陛下宥之。臣苟無要事。亦何敢若是哉。陛下誠能優容之。則下臣受賜多矣。上曰。卿請爲朕言之。

孫福于是盡以其日來聞見之事一一奏王。王聞言意甚驚怪。溫語曰：朕延美國偵探非妄也。朕今語卿，朕知卿必不洩此言于人。朕之左右都有奸人，余固久已疑之矣。朕以爲警察長必知此事，惟不敢言之于朕。警察長猶復如是。至于齊民雖有審其謀者，亦何敢誦言于衆哉。朕今已詳審此事矣。孫福曰：此事關係匪淺。小臣雖知其顛末，未得陛下之旨，不敢動也。陛下誠能許臣，臣立能破其事。臣以爲彼投所言語語皆有所本，非妄言也。王曰：曷爲我詳言之。真苛德奪，豈已捐館舍乎哉。孫福對曰：然。王又問曰：加斯卡何如。孫福曰：此女郎今尙未死。下臣敢斷言之。王曰：卿能偵獲此女否。孫福曰：能。王曰：女殆囚于何地。孫福曰：即在此年，老城堡之中。王曰：卿可行其志。惟朕尙有一言詢卿。卿在此間，尙有誰知之。孫福曰：今則惟有二人，一爲陛下，一即美公使隨員也。王曰：卿能偵此事，仍無使人知卿乎。孫福曰：能。王曰：勉力爲之。孫福曰：敬諾。遂辭王而出。公使隨員待孫福于宮門之外。孫福出宮門。

即與孫福至其寓所。閉門入。謂孫福子已發獲此案之真情耶。孫福曰。然。我自謂已有所窺。公使隨員曰。可以大畧告僕乎。孫福曰。何不可之有。君爲吾同國人。且爲吾之老朋。又爲我介紹。吾不信君。尙信誰。於是以前所遭遇之事告之。公使隨員聞言曰。此吾美人之榮光也。惟此事尙未能公。示於衆。是可恨耳。君已爲美國偵探建大功立洪名矣。孫福曰。此誠吾泰運已交之功也。公使隨員曰。吾子勇且賢。誠爲外人所莫能識。請問今將若何收局。孫福曰。我今別無一事。特往一窺此年。老城堡耳。公使隨員曰。此事大善。君將於何時爲之。孫福曰。即今夕耳。公使隨員曰。僕欲代子以力。願許其忠誠也。孫福籌思良久曰。我友。此事殊危險。不敢煩君。公使隨員曰。僕弗畏危險。請勿疑。余必能相助。孫福曰。予雖喜。獨一人行事。然君旣已有此志。吾亦何能辭之。請同行也。公使隨員曰。余曾入此高堡之中。頗能識其路徑。其建築之法。殊不可思議也。孫福喜曰。吾不意君能助我。君更能喬扮否。公使隨員曰。能。余

能于十分鐘內畢此事。孫福曰：請速爲之。公使隨員入臥室。須臾出。面目一新矣。偵探與公使隨員俱去。無何。高堡已在目前。公使隨員曰：余審此中情形。識一秘路。入惟此行不可不慎。此堡乃古昔所建。秘密不可言。殺人害命之事。無所不有。蓋古昔人人不能自安。仇敵徧國中。故所造城堡內中。斬殺人命。而他人不能知。苟得仇。則每每于家中誅之。而事不洩。吾等須慎之也。孫福曰：君何能知秘密之道以入。公使隨員曰：嘗有一婦人。以之告我。此婦人者。予之同黨也。孫福曰：善。吾等請即自隧道入。其中健僕幾人。君知之乎。公使隨員曰：別無僕媪。俟吾等入。君將知予言之不謬也。余以爲余輩所遇。苛德奪一人而已。然其徒黨多。或遇其聚集六七十人。亦不可知也。孫福曰：苟有六七十人。則事殊難爲。公使隨員曰：先生勿怯。實相告。僕劍客也。在歐羅巴洲。弗畏一人。孫福曰：余知之矣。君此來。特欲一試其寶劍耳。公使隨員曰：非也。余欲助先生。以故來。惟有戰事。僕甚願爲先生獨身當之。孫福曰：僕亦帶。

劍而來也。即以劍示之曰：此即吾劍，頗能助我。言次，已近高堡。公使隨員導偵探至堡後一小室，破扉而入。孫福以秘燈照室中，見一甬道，二人入得一秘房。秘房復有隧道，以通他密室。公使隨員前行，偵探繼之。經密室十數處，始抵一廣室之中。此廣室啟秘門，即入高堡之中矣。孫福左右顧，忽謂公使隨員曰：君果畏蕙者，請待我於此也。公使隨員曰：余亦美國人也。焉所畏。孫福曰：僕誤矣。余乃不知君之勇武。如我雖然，余亦常常見美國人之膽怯者。夫一國之中，亦不能人人一律也。請即啟秘門，同入堡中。公使隨員啓一門，與偵探入一廣室。此室久閉，弗關，味惡不堪。二人徐徐而行，以燈光照路。堡中闕無人跡，方自喜，以爲獨僞。苛德奪在此堡，忽二扉豁開，有光射出。旋有一人立門前，探首外望，已見孫福。孫福亦已見此人，觀其貌，有怒色。孫福知將不免於用武，因運其敏捷之手，以備此人。此人無一語，見偵探立出一匕，首一躍而前，力刺偵探。偵探皆避去，騰一足中。此人右手其匕，首即落於

地鏗然有聲。此意大利人亦極敏捷。既失其匕首，即前抱偵探。偵探亦大奮神力，與之角。二人皆多力而活潑，武勇而機巧，相搏多時。孫福乃出其平生所獨得之妙法，以誘此意大利人而仆之。而此意大利人竟能自衛，不中其奸計。二人皆不使一人得機會拔軍械。故此戰之勝負在最終之一刹那方定。孫福者冷靜人也，其力無倦期。故於此戰實可操必勝之權。久之，此意大利人果不支，漸弱，漸不能敵。遂冒險以一手拔劍，孫福即乘此一秒鐘之機會，以五指扼此意大利人之喉。此人遂仆於地。訇然有聲。孫福不忍無故殺人，且其心寧靜，雖角力良久，猶不少亂。故未乘便殺此人。自袋中出一繩繫其手足，擲之空房之中。遂復前去。自念此後即有戰事，當不復如是之烈。過數軒，遙見一軒有一綫之光。孫福自言曰：是矣，是矣。苛德奪在是矣。吾今茲入見之也。

第九章

孫福不少畏懼。直趨門外。力扣其扉。半响方闢。一人探首出。即復縮入。孫福急避。以背貼牆而立。房中槍聲已作。此人復探首外。窺頭方出。孫福急拳之。其人立仆。孫福推開二扉。壓其仇。使不能起。且以手扼其吭。奪其手中之槍。已拽之至一椅上。苛德奪即此人也。其目注於二扉之上。似欲招其衛兵。孫福語之曰。勿爾。渠且不復至。渠已爲吾所囚矣。苛德奪怒髮上指。目眦盡裂。視偵探孫福坐其旁。目注其面。笑不可止。苛德奪忽怒問曰。子何人。孫福笑曰。君欲知予爲何人耶。曰。然。汝侵入我室。苟盜耶。言其會名友耶。語余何人。孫福曰。余非君友。亦非君仇。亦非盜。余有要事至此。苛德奪曰。有何要事。速語我。孫福曰。余固非子所識。即以鄙人之名奉告主人。亦將莫識。惟汝須自知余緣何來此也。苛德奪曰。何吝不告我。雖然。我且先告子。余可立召吾人。毆子出此室。或即殺子於此。子無故入人私室。吾以是爲贈。當也。今留此。機會使汝自供。苟其言而善。則已。否則不能恕子。多力而駢脇者。吾左右都是。

吾非獨居此堡者。汝當知之。孫福冷笑曰。苛德奪先生乎。吾與子之交涉。有何秘密。不以相告。今日不妨誠實言之。惟此事甚奇。君既聞余言。必大怒。汝誠宜召子之持戟之士於此也。已而又曰。苛德奪先生。汝必須持戟之士之來。吾已知之。不如汝先召之來。余之所言。必多觸犯先生。豈能恕我。苛德奪至是稍有愁容。慘然曰。先生其警察耶。孫福曰。余非羅馬之警察也。苛德奪曰。然則先生爲誰。孫福曰。余已爲子言之。即告子以我名。而子且不知爲誰。苛德奪曰。子更知我爲誰。孫福曰。不知也。苛德奪曰。實告子。余非他人。苛德奪也。余乃羅馬最有權力之人。孫福曰。密斯特。苛德奪此遭權力亦不能行矣。孫福此言非對。苛德奪言之。乃自以英語言之也。苛德奪稔英語。聞而異之。又問孫福云。君何事至此。乞告我。孫福曰。諾。吾即以告君。諦聽。諦聽。吾今語汝。汝非苛德奪也。汝僞也。汝盜首之弟也。王懸重金以購此悍盜之首。子知之乎。渠今在此室中。然今亦無能爲已。彼與若之計已敗矣。爾誠狡黠之。

尤更得乘國當軸者之助。然亦無能爲矣。若今茲已在我權力之下。欲聞其詳乎。否乎。子勿誑語。罪當稍輕。苛德奪曰。誰使子來。孫福曰。實相告。余王探也。苛德奪聞言。面色灰死。喃喃自語曰。王探耶。王探耶。孫福厲聲對曰。然余王探也。余即爲此而來。我知汝之謀矣。汝兄亦在吾權力之下。然子猶有一好機會。爾兄或能與子並受其益。此則出乎吾之私意。非國君之意也。苛德奪曰。若何國人。孫福曰。余何國人。與子何關。曰。君實緣何來此。孫福曰。汝乃欲聞此乎。吾即以告汝。三年前。汝兄盜愛蘭加斯卡藏之密室。今茲如尙生。是被汝兄弟二人所囚。如已死。是爲汝兄弟二人所害。苟已死者。則吾即以。此堡中之毒刑。施諸汝身。使汝兄弟二人不得其死。苛德奪至是。忽躍起。擊孫福。孫福精敏。無匹。乘勢一抱舉而擲之於丈數尺之外。審視之。寂然無聲。亦不復動。苛德奪似已無氣。坐待良久。猶未聞其呻吟之聲。大疑舉而視之。不覺大驚。蓋已死矣。孫福最惡殺人。以爲人命至重。非萬不得已。必不傷人。

員復燃其燈。察視地板。公使隨員曰。余在此。見有燈光。欲來告君。不期君在此也。孫福曰。燈光自地板下出乎。曰。然。孫乃仍至公使隨員所待之處。謂公使隨員曰。女子必匿此承塵。公室隨員曰。先生察見何迹。孫福曰。余適至廚中。見有餚餌。苛德奪既不在此中。晚膳而此中又無僕夫。此膳必爲女子所備。可無疑矣。公使隨員曰。君所慮者。或不謬也。孫福曰。予必不悞。汝試待之。余必能於一點鐘之內。盡得此中秘密之事。余此時全憑理想。以解此難題。然余必能立得三年前失去之女子。還之於王與后。公使隨員曰。我知之矣。君殆已得此中之綱要矣。孫福曰。尙未尙未。然不久將得之。公使隨員曰。吾等不能逼吾囚告我。甚可歎也。孫福曰。誠然。然吾知之。苟非死刑在前。彼焉敢以其弟之事告人。且其事與己有關係。彼焉肯直供。自吾覘之。彼知性命終不能保。故悍不肯供。此真莫可如何者也。公使隨員曰。吾囚既不肯言。吾等全仗腦力以勝之耳。孫福曰。君言然。余將略施法術。以覘後效。言已。仍復

悉心偵察。二手抵地。以驗通庖厨之門限。忽起立。謂公使隨員曰。嘻。事仍不濟耳。公使隨員問故。偵探對曰。倘愛倫加斯卡而匿迹此堡。則其食必在此。厨中煮之。何並無其日日煮物之迹乎。惟今日之食物。確爲十二點鐘內所熟。是果爲誰何人而作者。公使隨員曰。余以爲此必苛德奪之食。孫福曰。或然。惟吾終不謂其在此中夜膳也。此堡秘密之房。不可勝數。須一一破之。遂與公使隨員四覓之。而終無所見。喟然曰。噫。豈惟苛德奪一人所獨識者乎。公使隨員曰。然則吾等將何如。孫福曰。苟不即獲女郎所在。則將餓死矣。果爾。非我之過耶。予雖毀此全堡。不留一磚一瓦。亦願爲之。必不使女郎因我而死。公使隨員曰。何不更入厨下驗之。孫福曰。余意正復如此。二人復返厨下。行次。孫福止步靜聽。公使隨員曰。君已有所聞耶。孫福曰。未也。遂以左耳貼牆聽之。移時。語曰。近此一室。似有居者。余約畧聞聲。不知是否。請息心而察之。乃俯而察之。低首靜聽。忽言曰。余欲停止。吾心之跳動。至三秒鐘之久。

公使隨員聞而異之。曰：先生欲求死耶？孫福曰：余有法可稍停吾心之跳動。欲藉此寂靜無聲之一少頃以聞隔牆之聲也。言訖寂然而聽。公使隨員愕然驚異。木立以視其友。偵探警然已起。言曰：吾心安矣。必可得此秘密。無須毀此莊嚴之城堡以求之也。

第十章

偵探在前。公使隨員在後。相將至庖廚之中。時偵探有喜色。告公使隨員曰：余乃今知余初意之非謬矣。公使隨員曰：奈何？偵探曰：此迴廊之下別有一迴廊。余聞有人過此。想此迴廊當有通廚房之路。余今茲正設法入此秘密迴廊。言次摸其衣囊。出一小管以火燕之。有光瑩瑩然。四照壁板以覓秘門。而終不能得。乃俯首凝思。謂公使隨員曰：異哉。火光胡震震以搖耶？公使隨員曰：是必有罅隙通他室。以入此風。偵探曰：然即以膝抵地板而驗之。約一小時之久。卒無所獲。以火就地板一小穴。火光向下而灣。試驗數回。如出一

轍。乃吹滅其火。徐徐起立。曰。吾已得之。更出其大燈。試之亦然。乃以指入此小穴。出大力以揭之。地板忽起。而一秘密之門在焉。喜曰。得之矣。闢秘門。微有光。自內出。畧一探視。便招公使隨員窺之。中有一男子。問孫福曰。子何爲者。言已。即自秘門出。此人高大無倫。臂力絕健。怒髮冲冠。拔刀刺孫福。孫福皆避去。騰一足中。此意大利人之手。其刀遂落。孫福即乘機拳擊其首。此人遂不支。仆于地。孫福出繩索一。反擲其手。回頭語公使隨員曰。何如。而今而後更無阻我之人矣。予嘗云。當于四十八點鐘之內。解釋此秘密。題目。今果然矣。于是相將入秘門。過迴廊。復經數密室。至一窄道。命公使隨員坐待于此。獨入窄道之中。自言曰。此窄道之作。必非無因。旣深入。乃無所見。已失望矣。因又自云。此無用之窄道也。余誤矣。當至他處覓之耳。方欲旋踵。忽有所聞。傾耳以聽。聞有人撫弦而歌。且似爲女子之聲。乃反身而行。出謂公使隨員曰。近矣。吾已近此密室矣。余適聞被囚者歌聲也。四覓門戶。果得秘門。啟

門入得一甬道。鼓勇前進。直至密室之門。聞一女子在內獨歌。其音酸楚。以爲必爲愛蘭加斯卡。然雖自其囚衣袋中得管鑰以啓其扉。仍不敢遽入。恐驟入必驚此女子。徘徊門外。問曰。許予入乎。女不答。當此時。女正坐于近桌之椅。其年少。其貌美。狀若仙子。聞此言。不勝愕怪。躍起而窺。面色灰死。偵探復問曰。予可入此乎。女曰。子何人。偵探曰。予君之友也。門內寂然。良久。忽問曰。君如爲薩薩者。何故問許入否。請以告我。偵探曰。予非薩薩。故問卿許余入否。女曰。然則汝何人。偵探復對曰。予君之友也。女曰。果爲予友。入無妨。偵探遂推門而入。視之。美女子也。然非愛蘭加斯卡。悵然者久之。蓋此女年約二十五。已來。必非愛蘭加斯卡。愛蘭加斯卡止十八歲。故一望便知其悞。因問女曰。君即愛蘭加斯卡耶。女曰。子果何人。問愛蘭加斯卡何爲。偵探曰。予蓋其友。女曰。彼固莫識君。偵探曰。卿真愛蘭加斯卡耶。女曰。非也。雖然。君旣抵我私室。我有權問君爲誰。偵探曰。余將告子。雖然。子亦無須以己名告余。

余但祈告我以愛蘭加斯卡是卿否。女曰：子既爲生人，余素不識，焉能告子。子誠苛德奪之友耶？偵探曰：非也。女曰：誰導子至此者？偵探曰：無人導我，我自來耳。女詔曰：然則若焉得入？偵探曰：余步入至此，誰敢阻我？女曰：余知之矣。子蓋以強力得入，然若焉能獲其秘門乎？偵探曰：余自能識之。女曰：薩薩何在？偵探曰：若問此高大惡漢乎？此人乃汝獄卒，予已囚之。女聞言，不勝詫異，俯首而思。忽問曰：君爲警察長代表耶？偵探曰：否。女曰：如何？偵探曰：余爲王代表。女曰：君其非我意大利人乎？偵探曰：非也。女曰：君誰何人？偵探曰：予即王探也。女於是至偵探之前，目注其面，問曰：君言果誠實無妄耶？偵探曰：無誑語。女曰：可發誓否？偵探曰：可。女大悅。此女非他人，即日前造謁帝后之奇女子也。謂偵探曰：妾非愛蘭加斯卡。偵探曰：余初見卿，即已知之。卿何故至此？女復問曰：君爲王與后之特別偵探耶？偵探曰：然。女曰：君知予爲何人乎？偵探曰：知之。女曰：然則余果何人乎？

第十一章

偵探致恭而對女曰。君即求見帝后之奇女也。女曰。嗟乎。余乃今方知君真王與后之特別偵探也。非然者。君必不我知。余知此事甚秘密也。偵探曰。余猶有所知。子之來此。實警察長所爲也。女曰。余亦疑之。必此細人害余。余以謂彼誠不忠其君者也。偵探曰。誠然。請君更有以曉我。愛蘭加斯卡囚於何所。女踟躕良久曰。余固能告君。惟苛德奪何在。請先語我。偵探曰。死矣。女曰。君殺人耶。偵探曰。否否。彼自殺。與余無關。彼實服毒身死者也。女曰。此人死矣。其兄如何。偵探曰。彼亦無復有權。已爲余囚矣。女曰。異哉。君之言。余寧能深信耶。偵探曰。吾言言皆真。吾尙有同來者一人。余請引之至此也。遂出門而去。須臾與公使隨員至。偵探便爲二人介紹。公使隨員年少而美丰容。與女郎相向立。真如玉人一雙。天仙不及也。孫福至是。又問女郎曰。子曷爲我。緬述事之始末焉。女郎答。妾並未有所知也。孫福曰。卿不曾以愛蘭加斯卡

之事告王后耶。子必知此女甚稔。何由識之。乞告我焉。女郎曰。妾已告王后矣。孫福曰。后尙未告我。我猶弗審。女郎噤喘言曰。余緣何必以事奉告先生者。孫福曰。余非自矜其功者。余實女郎救主也。女郎乃愀然置之。不稍報。予耶。女聞言。顏色忽變。急問妾將得出此幽獄。重見天日乎。孫福曰。然。余將脫卿也。女問何時。孫福曰。即在此句鐘之內耳。女郎又問曰。然則先生將置我於何地者。孫福曰。余將導卿見王后。女曰。謝先生惠我。我將爲先生述我所審也。余農家子也。生而爲世家所養。飲食教誨。咸世家所予。余看護婦不幸捐館舍。甫數月。而愛蘭加斯卡被匪人盜去。余遂於數日之內。亦爲該黨所擄。匪人使我伴愛蘭加斯卡爲其良友焉。自是以來。予與愛蘭加斯卡日親而憎惡。匪黨亦日甚。余欲救余女友。請吾王爲吾作主。而終無隙可乘。及聞愛蘭加斯卡將爲匪人易至此堡。又早聞苛德奪。即盜虜吾輩。要犯知事已大壞。乃百計以逃。謀旣洩。余獨逸去。而吾友終不得出。遂往參王后。乞其作

主以救愛蘭加斯卡。便欲立請警察長攻此堡。乃余方出王宮。未及一句鐘。之久而余已復爲賊黨所獲。幽此堡中。薩薩者。即余之牢卒也。余自入此。雖插翼。我身亦不能脫矣。孫福曰。愛蘭加斯卡。果匿此堡中乎。女郎曰。然。自我覘之。當無謬。余自第二次被盜所囚。即疑警察長與苛德奪同惡相濟。必此洩其事于苛德奪也。孫福曰。此言是也。余意正復如此。然今女郎自由矣。苛德奪已自殺。其兄已被逮。薩薩亦已爲我所縛。今日之事。惟覓獲愛蘭加斯卡。姑娘足矣。女郎曰。吾友必在此堡中。曷速跡之。孫曰。吾友伴。卿于此。吾往覓愛蘭加斯卡也。時東方將白。孫福息心驗察。卒不能得。而天亦已微明矣。光線入房中。驗察尤便。忽見隣室。憧憧然有人影。孫福徐徐步近此人。一拳仆之。此人乞其同來者之助。而其所呼之名。卽羅馬警察長。孫福異之。謂之曰。我友。汝速呼助。余不畏也。余望若多招同伴來。此人果復呼助。孫福出一手槍。以備格鬪。彈指間。見羅馬警察長疾行而入。孫福以手槍擬之。謂之曰。

止。止。少動。則此槍彈洞公顛矣。警察長見此情形。果止步不敢前。孫福呼其名而謂之曰。予終能獲汝也。警察長曰。君何人。敢無禮於余。孫福曰。余非他人。爾王之特別偵探也。吁。謬哉。君欲上欺其君。而以爲人所知。耶。子悞矣。汝今茲當何如。耶。來來。凡吾問汝。汝須一一對答。切勿稍隱也。警察長聞言。木立無以爲對。面色灰死。已無人狀。身忽戰慄不已。口中喃喃然問曰。欽探耶。欽探耶。孫福曰。然。余非誑汝者。警察長曰。然則吾王疑我矣。余忠於王。盡力以謀羅馬府之治安。今竟我疑耶。偵探曰。公言甚善。吾甚樂聞。來來。余將與子細談此事。果公言而誠。是。大。好。事。惟吾等離此而去。必先縛此人。此人。想爲公之從者。警察長曰。勿勞縛彼。彼必聽余之命。孫福曰。官長勿怒。乞宥我之罪。我此時猶未能深信官長也。必縛此人。警察長不敢違命。遂出繩索縛其從者。警察長者羅馬世家子也。其家最富。且最有聲譽。故甯死不願得不忠之名。恐不能証其無罪。故事。事不敢不如命。當時天已大明。孫福導

警察長入一室。指一椅。謂之曰。公其稍坐。警察遂坐。與孫福言談極久。實則苛德奪之事。警察長並未知情。其與苛德奪爲友。亦但欲探其惡。非眞良友也。日內因孫福僞稱英國公爵。失去戒指之事。與苛德奪不能無爭。今日之來。正欲探堡中之秘密。別無他故。不虞偵探之已先已而至也。警察長亦疑愛蘭加斯卡匿此堡中。惟未得確實證據。不敢拘人耳。孫福既知警察長之言之無妄。許其代白于王。於是二人遂爲善友焉。孫福請警察長返羅馬。不使其分己功。警察長既去。孫福仍從事探覓。又移時。果得愛蘭加斯卡於一密室中。今無暇多言。請即收結此書。是日午刻。一馬車直入王宮中坐。三人即偵探孫福君及其所得二麗妹也。既入宮。孫福使二罩面巾美人待於一室。獨往見王。謂王曰。報陛下知之以陛下之聖。臣事畢矣。王曰。叟事果何如。偵探曰。愛蘭加斯卡此時。王於外也。王曰。先生已得之耶。偵探曰。然。王悅曰。事已畢乎。偵探曰。然。遂以前事一一告王。王聞言。頻稱偵探之智勇。又曰。

吾。今。乃。知。美。利。堅。偵。探。之。有。神。力。也。孫。福。遂。導。二。女。子。見。王。受。賞。而。歸。即。日。辭。別。公。使。隨。員。言。歸。故。國。於。此。事。結。局。竟。不。復。問。光。陰。荏。苒。倏。已。二。年。孫。福。在。紐。約。得。一。函。美。公。使。隨。員。自。羅。馬。所。寄。也。此。書。言。已。定。於。一。月。之。後。與。愛。蘭。加。斯。卡。結。婚。請。光。臨。信。末。有。數。行。論。此。案。之。收。局。其。言。曰。王。國。慈。悲。竟。不。殺。苛。德。奪。之。兄。惟。逐。之。出。意。大。利。警。察。長。本。無。罪。且。有。以。助。公。故。王。亦。未。加。責。譴。公。聞。此。言。當。爲。此。人。賀。也。又。曰。愛。蘭。加。斯。卡。已。得。承。其。外。祖。之。遺。產。矣。孫。福。以。路。途。修。遠。且。偵。探。之。事。忙。碌。異。常。不。能。渡。大。西。洋。赴。喜。宴。惟。郵。寄。禮。物。以。賀。婚。事。耳。

(完)





874·57

211-8



醋海	奈河	電幻奇談	醋鴛鴦	花中賊	情界囚	斷腸草	滑頭世界	官場笑話	鬼世界	女學生	女界寶	新列國志
一冊	一冊	一冊	六冊	一冊	一冊	五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一冊	二冊	四冊
洋二角	洋三角	洋二角五分	洋一元一角	洋二角	洋二角五分	洋一元	洋四角五分	洋四角	洋三角五分	洋二角	洋四角	洋八角

黑籍冤魂	色界之惡魔	荷蘭水自造法	何東獅	李春來	社會之怪現狀	冷國復仇記	色媒圖財記	滑頭現形記	新官場現形記	飛行之怪物	機器妻	幻夢奇冤
三冊	三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二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洋五角	洋五角	洋二角	洋五角	洋一角五分	洋二角五分	洋二角五分	洋八角	洋二角五分	洋四角五分	洋二角五分	洋四角	洋三角

良改小說社 書目